

A PASSAGE TO INDIA
E.M. FORSTER

印度之行

〔英〕E·M·福斯特 著 石幼珊 马志行 董冀平 译



A PASSAGE TO INDIA
E.M. FORSTER

印度之行

〔英〕 E·M·福斯特 著 石幼珊 马志行 董冀平 译



(英) E. M.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

本书据Penguin Books 198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插图: 马怡西

[英] E. M. 福斯特 著
石幼珊 马志行 董冀平 译

印度之行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13 插页8 字数274千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7-5366-0520-X

1·108

定价: 4.1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一部代表作，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作品描写一位英国妇人摩尔夫人与奎斯迪小姐同去印度探望作殖民官的隆尼，他是奎斯迪小姐的未婚夫，又是摩尔夫人的儿子。热情好客的印度医生阿济兹为她们安排了一次郊游活动——游览玛拉巴山洞。游览中，阿济兹和奎斯迪两人偶然离开了人群，走向上面一排山洞。在幽暗的山洞中，巨大的回声使奎斯迪非常害怕，同时又似乎感觉到有人企图侮辱她。她惊慌跑出山洞，跌入仙人掌中。阿济兹受到怀疑，被逮捕和控告。印度人认为自己的同胞蒙受了不白之冤，奋起为他声辩。激愤的印度人同英国殖民者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在法庭上，奎斯迪出人意外地收回她的控告，阿济兹因此得以无罪释放，而她的“背叛”遭到她同胞的唾弃以致同隆尼的婚事告吹。

全片神秘、紧张、富有诗意。英国不惜数千万美元巨资，将其搬上银幕。英国女王偕王室成员出席了首演式，影片轰动全球，并获颁第57届奥斯卡金奖。

第一部

清真寺



第一章

昌德拉卜市除了离城二十哩的玛拉巴山石窟，就没有别的值得一提的东西了。恒河绕城而过，小城受不到恒河圣水的冲刷。市镇沿着河岸伸展一两哩。河岸边堆满了城里人随便倒在那里的垃圾，几乎分不出哪是河岸，哪是垃圾堆。岸边没有下水沐浴的石阶，因为碰巧恒河流过的这一段不是圣水。河边没有空地，大大小小的地摊、商店和居民住宅挡住了开阔河面上多变的景色。城里的街道又窄又脏，寺庙里的神也不灵。倒也有几所精美住宅，却又都隐没在花园的深处，远离那些肮脏的街道、胡同。这些小胡同污秽不堪，除非有事，外人是裹足不前的。昌德拉卜市自来就不大，风景也不美。但是二百年前，这座小城正好建在内陆印度——当时的印度帝国——通往海边的大道上，那些古色古香的住宅就是那时建造的。十八世纪以来，人们就不再热衷于房屋的装璜修饰了。但即使在那时，房屋的装璜也不曾普及到平民中去。集市区的摊棚房屋上，没有油漆绘画，墙壁上也绝少

雕刻，连建造房屋的木材也仿佛是泥做的，居民也好像是些能活动的泥人。眼前的人物和景色是那样卑微，那样单调，流经这里的恒河似乎随时可能把这块多余的地方冲回到河床底下去。不是吗，房屋不断倒塌，人也不断掉到河里淹死、烂掉。然而这座小城的大致轮廓却始终不变，有时这里发展一点，那里收缩一点，就像有些永远不会灭绝的低等生物一样。

离河岸远一点的地方，情景就不同了。那里有一个供体操或游行用的椭圆形广场和一所狭长的灰黄色的医院。欧洲人的住宅，盖在火车站旁边的高地上。铁路的走向同河流平行。铁路那边的地势低下去，然后又以较陡的坡度高起来。在那高坡上，就是在政府供职的欧洲人住宅区。从这块高地上望过去，昌德拉卜市的景物就大不相同了。它像是一座大花园。那不是一座城，那是一片中间疏疏落落地装点着一些房屋的树林。那是由圣河里的圣水浇灌着的具有热带旖旎风光的一所大庭园。从市镇那边望过来，被集市区的房屋挡住了的棕榈树、芒果树等美丽的热带植物，从这边望过去，却恰好把那乱糟糟的集市区遮得严严实实。这些树长在那座大花园里，园中古老的水池里的水灌溉着这些树木。它们从闷热中，从不被人注意的寺庙中探出头来，享受着阳光和空气，比人类和人类造的房屋更有生气和力量。它们昂首向上，伸出摇曳的枝叶，彼此交叉攀附，为鸟类筑成另一座城。在雨季之后，这树林更加青葱郁茂，浓荫覆盖。但即使在树叶枯黄或完全脱落的时候，它们也终年为住在这块高地上的英国人装点着这个城市，使它无限生色。因此新来乍到的人，往往不相信这个地方真像人们描述那样贫瘠，总是要被迫才能放弃这种美

妙的幻想。说到那个政府供职人员的住宅区，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既不迷人，也不叫人讨厌。这个区安排设计得很合理：前面是红砖建就的俱乐部，后面是一家杂货店和一片公墓墓地，纵横的街道都交叉成直角形，路边是一间间平房。这里没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地方，外表是相当美丽的。除了头上的天空之外，这边同那边的城镇不共有任何东西。

头上的天空也是变幻的，只是不像树木和河流的变化那样被人注意罢了。有时天空乌云密布，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天空是一个五色交融的苍穹，主色是蔚蓝的。白昼里，那蓝色愈到天边愈浅，直到变成白色，和白茫茫的地面连成一片。太阳下山后，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色——天边是橙黄色，向上渐渐溶化成一片淡泊柔和的浅紫。天顶却一直是蓝的，到了晚上，还是蓝蓝的。星星像一盏盏灯，从那无边的苍穹上垂挂下来。它们和天顶之间的距离，比起这苍穹之后的无限空间，真是小得微不足道了。然而在那渺冥的远处，虽然已是无色的太空，却仍然不大可能逃得脱，不被染成蔚蓝色。

天生万物，安排万物——不仅气候与季节的变化取决于天，连大地的美丑也要由天作出安排，大地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到时候零落地开放几朵花儿。但是如果天公有意，昌德拉卜的集市区也会大放光彩，从地平线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普遍受到祝福。天有能力做到这点，因为它强大浩瀚。强大的力量来自太阳，太阳每日向天空注入力量，广阔浩瀚来自在脚下绵延不尽的大地。没有高大的山脉去破坏大地美丽的曲线。大地平平展展，偶尔有些许起伏，但过去之后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了。只有在南边，从平地里冒出几个拳头和

手指般的东西。这便是玛拉巴山，里面还藏着许多奇异的石窟。

第二章

那小伙子把自行车一扔，就跳上了室外的回廊。仆人一把没接过自行车，车子倒在地上了。他精神奕奕，虎里虎气。“哈米杜拉，哈米杜拉！我来迟了吗？”他嚷道。

“甬道歉啦，”主人说，“你迟到还不是家常便饭。”

“回答我的问题呀，好不好？就说我来迟了没有吧。马蒙德·阿里把东西都吃光了吗？要是东西都叫他吃光了，我可就要开路到别处去啦。马蒙德·阿里先生，你好呀。”

“谢谢啦，阿济兹医生，我快寿终正寝了。”

“不吃晚饭就死？太亏了。可怜的马蒙德·阿里！”

“我哈米杜拉才真的死了呢。你骑车过来的时候刚咽气。”

“正是，”马蒙德·阿里说，“你就把我们当做从极乐世界那边跟你说话吧。”

“那么你们那极乐世界里，有没有水烟筒这东西呢？”

“阿济兹，别嚼舌头了。我们刚才在谈到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水烟筒里的烟叶装得太满了。在他朋友家里，水烟筒总是装得实实在在的。他吸起来，水烟筒闷闷地噗噗响，他耐着性子慢慢摆弄它，左吸右吸，总算吸通了。那烟美美地吸到他的肺里去，又从鼻孔里冒出来，把他骑车经过集市区吸进肚子的烧牛粪干味儿挤了出来。烟味真香。他迷迷糊糊地躺着，虽然肉体在尽情享受，但精神是健康的。他听到他们两个在谈的话题，似乎也不见得有多么令人不快——他们谈的是跟英国人可能不可能交朋友的问题。马蒙德·阿里说不可能，哈米杜拉不同意。但彼此对自己的观点都有许多保留，因此倒也未发生什么摩擦。躺在宽阔的室外回廊上，眼前是冉冉上升的月亮，下人们在后面预备晚饭，没有碰到不称心的麻烦事，多么惬意啊。

“那你就看看我今天早晨碰到的事好了。”马蒙德说。

“我说的是在英国可能跟英国人交朋友，”哈米杜拉回答道。许多年前，在印度出现了一阵去英国热之前，哈米杜拉去过英国。他在剑桥大学受到热情的接待。

“但是在这里却不可能。阿济兹，那红鼻头小子在法院里又侮辱了我。我不怪他。是人家告诉他该侮辱我的。一直到最近，他还相当不错，可是别人把他同化了。”

“对的，在这个地方，他们只能这样。这是我的观点。他们刚来印度的时候，一心想表现出点有教养的绅士风度，可是别人跟他们说，那是行不通的。你看看莱斯里，再看看布莱克斯顿。现在又轮到你那红鼻头小子了。下一个该是菲尔丁啦。唉，我还记得特尔顿刚来时的样子。那时他在本省另一个地方。说了你们两个也不信，可我确实和特尔顿一起坐

过他的马车——是特尔顿呀！那一阵子我们来往挺密切，他还把他的集邮本子拿出来给我看过呢。”哈米杜拉说道。

“他现在该害怕你去偷他的集邮本子了。特尔顿！这个红鼻头小子将来比特尔顿还要坏得多！”马蒙德说。

“那倒不会。他们慢慢地都会变成一个样子，谁也不比谁坏，谁也不比谁好。不管是特尔顿还是别尔顿，一字之差罢了。我给随便哪个英国人两年的时间，看他准变坏。我给英国女人六个月，不变坏才怪。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说是不是？”哈米杜拉问。

“我说不是，”马蒙德·阿里嘲讽地一个个字说出这有点苦味可又有点风趣的话。“我认为我们这些统治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红鼻头小子说话含含糊糊，特尔顿咬字清清楚楚，特尔顿太太接受贿赂，红鼻头太太不接受也接受不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小子还没有太太哩。”

“什么接受贿赂？”哈米杜拉问。

“你没听说？他们暂时借调到中印度搞一项运河规划的时候，有几个印度王公送给特尔顿太太一台纯金的缝纫机，让他们设计那条运河流经他们的邦。”

“后来呢？设计了吗？”

“没有。这就是特尔顿太太高明之处了。我们这些可怜的黑皮肤，接受了贿赂，就真给人家干，最后被抓住，依法处理。但是人家英国人只管接受贿赂，却什么都不干。这一点，我真服了他们。”

“我们大家都服了他们。阿济兹，把水烟筒给我，”哈米杜拉说。

“噢，现在不行——我抽得正来劲儿。”

“你这自私自利的小子。”然后他突然高声吩咐开晚饭。

佣人们也喊着回答：晚饭已经预备好了。当然这只是说快要好了，其实是还没有好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此没有人动身。于是哈米杜拉接着说话。但此时他的态度变了，显然激动起来。

“拿我的情况作例子吧——拿我和小休·班纳斯脱的关系做例子。他是我亡友班纳斯脱神父夫妇的儿子。我在英国时，这对夫妇待我的情分我永世也忘不了，也说不完。他们好比我的生身父母——这话我当时就说过。每逢假日，神父的住宅就是我的家。他们把几个孩子全部交托给我管。我抱着小休到处去玩，我带着他去看维多利亚女王的大葬，把他举过头顶让他看热闹。”

“维多利亚女王毕竟不同于一般人，”马蒙德·阿里自言自语地道。

“听说这孩子现在在考恩柏当皮革商。我多么想见见他，请他来作客，请他把我的家当作他的家啊。也好报答他父母当年对我的情义。可是我知道不行。这里其他的英国人早就把他同化过去了。他会以为我是想从他那里占点什么便宜的。老朋友的孩子把我看成这样，我受不了。唉，咱们这个国家怎么啦？怎么样样都不对头？律师阁下，我问你呢。”

阿济兹插话了：“干吗老说英国人没完？呸！干吗非得跟他们交朋友不交朋友？他走他的阳光道，咱们走咱们的独木桥不好吗？维多利亚女王和班纳斯脱太太是两个例外，可

惜她们又都死了。”

“不对，不对，我可不同意你这话。除了她们，我还见过别的这样的女人，”哈米杜拉说。

“我也见到过，”没想到马蒙德·阿里突然转了舵。“太太小姐们倒是一人一个样儿。”这时他们的情绪变了，想起了英国女人的小恩小惠来。这个说：“有一位太太跟我说过：‘太谢谢你啦。’语气非常自然。”那个说：“我让灰尘呛了一下，有位太太递给我一块止咳糖。”哈米杜拉可以想出一些更重大的例子，说明英国女人天使似地给过他们许多恩德，可是那位律师只见到过本地的英国人，只好搜索枯肠，去找记忆中一鳞半爪的事实了。而且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观点上去，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说：“咱们说的那些，当然都是些例外情况。例外可不是常规呀。一般情况就像特尔顿太太那样。阿济兹，你是知道她是个怎么样的人的。”阿济兹其实并不知道，不过他说了声“是的”。他也有他的失望，也从他的失望中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对于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的成员，又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他也同意，就算有几个例外，所有的英国女人几乎都是既目中无人又贪心爱财的。说话间，天色逐渐暗下来，开始了漫长的冬夜。

一个仆人来请用饭。他们不理他。那两位年长些的，早又回到他们永恒的话题——政治——上去了。阿济兹慢悠悠地走到花园去。树木发出阵阵芳香，有棵树上开着绿色的花。他脑海里浮现出波斯诗人的诗句。但是心里还是惦着那顿晚饭。可是等到他回屋子去，想吃饭时，马蒙德·阿里却又溜溜达达走到外面去和仆人们说话去了。哈米杜拉对阿济

兹说：“到这里来，看看你姑姑。”他们便到后面的闺房^①去。哈密杜拉的太太哈密杜拉·贝金是阿济兹的一位远房姑姑，是他在昌德拉卜唯一的女性亲属。他们谈了二十分钟。在这种场合下，她有许多话对他说：有一次，家里有人举行割礼，仪式不够隆重啦，等等，唠叨个没完。她这样罗嗦是因为按规矩，她得等他们用完饭，她才能吃。她怕他们多心，以为她着急要吃饭，便有意拖长了话题。这样一来，阿济兹更难脱身了。她又想起了她当姑姑的该提到的一件事，便问阿济兹什么时候考虑续弦。

他有点烦了，但仍然恭恭敬敬地回答：“一次就够了。”

哈密杜拉也说，“对，他已经尽到本分了，别再提这事，惹他心烦啦。他尽心抚养三个孩子：把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姐姐照顾得好好的。”

“姑姑，他们由外婆照顾，过得很好。您侄媳生前住在娘家，死在娘家。现在我什么时候想孩子们，就可以去看看他们。他们都还小得很呢。”

“他不声不响，把全部工资都用来抚养孩子们了，自己过得像个穷职员。你还要他怎么样？”哈密杜拉说。

不过哈密杜拉·贝金却另有想法。她客气地换了个话题。几分钟之后，又回过来说：“要是你们男人都打光棍，我们的姑娘们该怎么办呢？她们就得下嫁到比她们门第低的人家去，要不——”她又说起了那个人人都听熟了的故事来：一位皇族的公主找不到门当户对的驸马，嫁不出去，蹉跎到三

① 印度的闺帷制度，女人要躲在闺帷后面，不能见到男人。即使偶尔外出，脸上也要戴上面纱。

十出头。只怕一辈子也别想嫁出去了。这故事说来说去，似乎也把那两个男人说动了心。发生这种悲剧，简直是他们的耻辱。哪怕实行一夫多妻制呢，也比让女人享受不到真主赐予她的家庭幸福好些。出阁成婚、生儿育女、当家作主——女人生来不就为了这些吗？男人拒绝成婚，不让女人享受到这些幸福，到了归天之时，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创造了男人女人的造物主啊？阿济兹告辞时，对她说“也许……过些时候吧……”——这是他对这一类呼吁的千篇一律的回答。

“如果你想好了该做一件事，就千万不要拖，”哈米杜拉说。“印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什么事都拖。”但是看到他这位远房内侄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减少他妻子提出这话题引起的不快。

他们到闺房里面去的时候，马蒙德·阿里坐上马车走了。他留下话说，过五分钟便回来。他们就不必等他了，便坐下来，同一个远房表亲一起用饭。这个叫穆罕默德·勒梯夫，是哈米杜拉家的食客，其地位介于仆人和客人之间。平时只有别人对他说话，他才开口，如果别人不说话，他也就做声，以免打扰别人。他时不时打两个饱嗝儿，以示菜肴丰盛。他是个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老头儿，但不算太老实。他一辈子没干过一件活儿。他在亲戚家，这家住住，那家呆呆。这么大一族人，总不能都破落了吧，所以他总有地方住。他的妻子和他一样，在几百哩路以外的一家亲戚家里打秋风。他未去看她，因为没钱买火车票。这时阿济兹拿他开玩笑，仆人们也逗逗他。之后阿济兹又背诵了一些诗。有